

語譯
廣解

四書讀本

三

論語上

粹芬
閣版



唐文治序
蔣伯潛解

啟明書局印行

語譯廣解四書讀本刊行序

余幼讀四書，僅能上口，聖賢微言大義，無從窺見其一二。曠學經商，在上海與夏萃芳先生辦商務印書館，又與陸費伯鴻先生創辦中華書局，未幾又創辦世界書局，四十年中，無不與書業爲緣。其中茹苦含辛，垂成而敗者不知凡幾，而總其大要，無不立業於艱困之際，成功於奮勤之中，乃知困難之來，正天所以玉成吾人也。同時伏豫嬉樂，足以肆志，而疏忽粗略，卽爲敗事之根。斯時回味四書中一二語，遂覺無不際中肯綮，可見聖賢救世之心，發爲言論，垂訓萬古，非無故也。急欲得其意趣，而學淺才疏，未能會通，因請同邑王燭塵先生爲之講解，先生學識富豐，究心經學，每多創獲，解釋尤不厭往復再三，曲譬善喻，務在發其蘊積，開其茅塞。更覺以前種種經過，或困於心智，或局於論量，或圖於淺見，或昧於時勢，未能應付得當，有時心旌搖搖，無所適從，皆見理不明，讀書不多之故也。歲月空過，老大徒悲，每一念及，爲之慨然興歎。今聽先生講解，乃知聖訓出於體驗，事業根於學問，立身之本，誠正二字足以盡之；處世之道，忠恕二字足以概之；百川以海爲宗，羣言以聖爲宗，否則詞華雕工，亦徒以飾筆悅娛心意而已，非所以立己立人也。當一二八炮戰發生時，炮火

連天，鳥無靜枝，魚無恬波，老弱填於溝壑，妻子散而至四方，景象之慘，亙古罕見。思
彷彿孔孟二聖當春秋戰國之世，暴亂日作，欲救以仁義，而時君皆廷視之，不得行其
道，乃退而授徒著書，以遺後人。時至今日，四書非救人之藥石乎？因又請王先生續
爲廣解，期業務之暇，資以自習；總念聖人之言，如鼓粟布帛，皆人心之所恆具，天理
之所常在，爲父兄者，苟得此一帙，置諸案頭，便足教其子弟，人人能教其子弟，則社
會國家可臻於和平；而一切爾詐我虞，殺人越貨之行爲，皆可免除，豈特堯舜小康，
大同盛世，庶幾近之。版既毀，名曰廣解四書讀本。復慮義有未周，理有未契，曾請碩
學名儒，一再校訂，入一三事變以後，又請富陽蔣伯樸先生重加譯述，蓋余自經營
書業，出版書籍數十萬冊，從無若此書之慎重者，以深知聖人之言，皆吾人日用之
珍，身由之而修，業由之而建，政由之而成，教由之而興，譯得其當，理隨事解，語或乖
迤，差以千里，不可不慎也。稿既成，因易名爲語譯廣解四書讀本。嗚呼！經師難遇，經
師尤以通俗爲難，若蔣先生之所譯述，庶無闕然矣。又事變以還，人心多懷疑懼，書
業尤呈緊縮狀態，甚者痛心於當前之損失，日夜憂歎，不知所措，余皆深非之，即世
界書局藥廠被佔，損失達數百萬金，余亦未嘗置念；而日日思所以自勉者，惟此後
如何計畫，現時如何努力而已！即在同孚村粹芬閣延聘通儒學者，編撰羣籍，數年

之間，成數百萬言，此書卽其一也。天不假緣，衰病侵尋，深懼溘然奄化，無以見余之志，故先將此稿付兒子志明印行。大地沈霾，兵禍未已，深願世人手此一編，以爲立身行事之標準。上列朱子集註，末附分類索引，皆所以便學者之研討，且進以求聖人因時立言，隨機教化之旨，所得豈不更多邪？所望讀者勿以偏見自專，勿以斷章取義，勿以附會趨時，勿以違聖爲高。余老矣，傲天之幸，得以康復，更當盡力書業，萬一不起，卽以此爲一生出版之紀念。

民國二十八年四月粹芬閣主人紹興沈知芳序

蔣維喬「粹芬閣四書讀本」敘

粹芬閣主人沈知方先生三十餘年前商務印書館之老同事也。當時先生主發行所，余主編譯所。雖同一機關以職務攸分，乃不克朝夕相見。因此先生之學問志趣，亦不得其詳。但知先生之精明強幹，既立功於商務，後即創辦中華書局。又辦世界書局，至今此兩大公司，屹然與商務鼎足而三。屢經戰亂，營業未蒙停頓。先生之功，有足多焉。先生既歿。哲嗣志明，能世其業，競競焉繼志述事。以先生平日最服膺之粹芬閣四書讀本，印行公世。俾學子得自修善本，豈唯表揚先德，抑亦嘉惠士林，一舉而兩善備焉。昔趙普以半部論語佐宋太祖得天下。余乃恍然於知方先生事業之成就，決非偶然，其根本所在，實得力於四書也。志明以是書出版，屬爲弁言，因述余與先生之關係如此，至於讀本之內容，則唐蔡諸敘已詳言之，可勿贅矣。

民國三十年三月蔣維喬敘

蔣序

二十五年冬粹芬閣主人沈知方先生以余友蔡君可園之紹介訪余於西湖余與先生始相識翌年春余左足以跌仆廢及秋中日之戰起杭州富陽相繼陷匿山中逾半歲以可園之招避地來滬得復與先生相見前年冬先生出四書廣解稿謂曰四書者余童年之所習也及長寔之胸臆不敢忘今老矣閱世久益覺其可寶小之一人之身心大之家國天下莫之能違也注家雖多要以朱子爲能發其義蘊而病後生之未能盡喻也釋以今語應有裨於初學是稿經通人筆削已非一次今以就正願爲之潤色焉余以可園故又見其意之誠也許之避地蠡處無故籍可資參考僅就平時記憶所及采漢宋諸家之說繹述朱注間亦爲之補正而下筆未能自休蕪雜之識知所難免越半載始殺青時先生已臥病余亦以用力過勤病腦甚劇幸可園爲之校閱補苴始成是編耳先生病中猶殷殷念及是書曰將印行爲周甲之紀念嗚呼孰知今茲方排印成書而先生之歸道山已一年乎哲嗣志明以書成告且請序其端適余以覆車折左臂杜門養病爰爲述其概略如此既傷逝者行自念也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一日富陽蔣伯潛序於滬西鶴寄廬

孔子傳

蔡正·因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時生於魯昌平鄉陬邑。就是現在的山東曲阜縣。時爲周靈王二十一年。父叔梁紇。母顏氏徵在。孔子生三歲而父歿。兒時游戲。喜歡陳俎豆。做祭祀的禮儀。年十七。爲大夫孟釐子所愛重。孟釐子的兒子懿子就請他教禮。

後來做季氏的委吏。司職吏。又做司空。但不久就離開魯國。游歷齊宋衛三國。都沒人歡迎他。又至周。問禮於老聃。回國以後。弟子就漸漸的多了。他又到齊國。爲高昭子的家臣。齊景公很欽佩他。想封他以尼谿的田。齊相晏嬰和孔子道術不同。反對他說。

「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

意思是說儒家繁文縟節。不能叫全國的人都學著。後來也終於沒有成爲事實。齊大夫之中。也有因妒嫉他。而要想害他的。他就從齊國回來。這時魯國季氏專權。陪臣執國政。他就不想做官。只在家裏修詩書禮樂。一時從遠方來受業的很多。但當公山不狃在費反抗季氏的時候。也來請過他。他很想去。以爲借此可以發揮發揮自己的理想。但弟子中卻有不贊成的。後來也沒有成功。到後魯定公要孔子做中都宰。做司空。做大司寇。他做大司寇的時候。適值齊國要求和魯公

相會。孔子以齊是個強國。魯常常受他的欺陵。心中有些不放心。就對定公說道。

「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

定公聽他的話。因具左右司馬以行。和齊侯相會於夾谷。於那地設一壇位。土階三級。兩國君主揖讓而登。獻酬爲禮。儀式還算隆重。不久就有齊的官員走了上去請求說。

「請奏四方的音樂。」

齊景公點一點頭。接著就有一批萊人。手裏拿著旂旄羽被。以及矛戟劍撥之類的軍器。鼓噪而進。孔子一見不對。立刻站了起來。跨上土階二級。舉起手來說道。

「現在兩國君主以友誼相會。爲什麼要用這種粗蠻的音樂。請齊國的官員重新換過。」

那官員當作不聽見。側着頭。儘管自己談天。孔子卻不慌不忙的。很莊重的。對齊君看看。又對晏嬰看看。這樣一來。他們心中卻覺有些慚愧了。就立刻命令萊人回去。

但齊國的一個官員又走了上去說道。

「請奏宮中的音樂。」

景公同答一聲「好」。就見一班奇形怪狀的戲子。舞蹈著前進。孔子一看。這又是侮曠魯君的。於是急急忙忙的跨上了土階。高聲的說道。

「匹夫而獎惑諸侯者罪當誅。請有司用刑。」

有司就依法辦了。景公見了很是感動，因把從前奪去汶陽龜陰的田退還了魯國。

後孔子攝行相事，把「心逆而險，行辟而堅，言僞而辯，順非而澤」的大夫少正卯殺了。只三個月的時間，教化大行，男女有別，塗不拾遺。齊國見孔子有這樣的政績，怕魯國強盛起來，於己不利，就想方法去阻止他，選了八十個美貌的女子，使他們著上美麗的衣服，又教她們歌舞，特地派人送給魯君。當她們陳列在南高門外的時候，季桓就著了便服去看過幾回，又請魯君借巡遊的名義，去看了。一天，魯君看得果然不錯，就叫季桓子收受了。孔子心想：國君大夫這樣荒淫無度，我還能做政治事業麼？就辭了職，到衛國去。不久又到陳國。當他到陳經過匡地的當兒，匡人錯認他是陽虎，便將他包圍起來。弟子們都急得不得了，孔子卻說：

「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孔子從蒲回到衛，又到曹和宋。在宋和弟子們講學不輟，又在一株大樹下面學習禮儀。宋國的司馬桓魋想殺害他，他雖不恐懼，但終於匆匆的到了鄭，而和弟子們失散了。

在鄭的郭東門，就常常可以看見一個長條子立著，那地方的人見了，議論他說：「累累若喪家之犬。」有人告訴孔子，孔子想想自己的生活，也覺好笑，就說：

「然哉，然哉！」

孔子在鄭住上三年，又從蒲回到衛。衛靈公不用他，因想渡河到趙去，聽到賢臣甯鳴犢被殺，

也便不去了。他回到衛。又回到陳。這時孔子年紀已經六十歲了。頗想回國去。楚昭王聽到他的聲名。特地差人來接他。可是陳蔡大夫卻擔起心來。暗中命令軍士包圍着。就是糧食也被截斷。弟子們都生起病來。孔子卻借此考詢考詢弟子們的修養工夫。和對於當時社會的見解。有不合的一一加以糾正。楚昭王聽的孔子被圍。立刻派軍隊來迎接。又想把書社七百里的地方封給他。後以令尹子西的反對作罷。

於是孔子同衛國。又從衛回魯。魯不用他。他也不再想做官了。在家中從事著述。刪詩。序書。作春秋。又以詩書禮樂教弟子。弟子三千人。通六藝的七十二人。他自己又是個「學不厭教不倦」的人。所以能夠博物多識。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循循然。善誘人。他的弟子顏淵稱歎他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稱為千古的聖人。周敬王四十四年卒。享年七十三歲。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喪。子貢居處於冢上。六年然後去。弟子和魯人仰慕他而住在冢的旁邊的。凡一百多家。叫做「孔里」。

論語提要

論語是一部人人必讀的書。中國幾千年來，不論立身處世以及政治社會，皆以儒家的思想為主。而論語便是最精粹最可靠的儒書。即從文字方面說，論語也是極有文學價值的。在寥寥幾個字之中，常常能描繪出一個人的聲音笑貌來。而爲其他諸書所不及。這大約由於語助詞用得適當，而語助詞的運用，卻是歷來認爲最難的。所以我們要研究儒家的學說，不可不讀論語。要涵泳文學的趣味，更不可不讀論語。

論語是孔門弟子記述孔子及應答弟子時人的書。而弟子們相與談論以及接聞於孔子的，也一道記著。向分二十篇。學而第一，爲政第二，八佾第三，里仁第四，公冶長第五，雍也第六，述而第七，泰伯第八，子罕第九，鄉黨第十，先進第十一，顏淵第十二，子路第十三，憲問第十四，衛靈公第十五，季氏第十六，陽貨第十七，微子第十八，子張第十九，堯曰第二十。這樣的分法，只就當時所記每篇第一句中的幾個字，以爲標識而已，並不能表明他的內容。所以近代研究論語的，就有了別種的分類。本書於依照原本排印外，其分類如下，看了這些，就不難知道論語一書所包含的廣大和切要了。

(甲) 關於道德的 道德是立身行事的根本。孔子對於儒家的道德思想，發揮得非常深切。讀之極有意味。(參閱本書書末所附論語分類索引第一頁至第五頁)

(乙) 關於修養的 一個人一定要有相當的修養。孔子諄諄告誡子弟的，都可作我人的貴重的教訓。(參閱本書書末所附論語分類索引第五頁)

至第十一頁)

(丙)關於處世的 人是社會的動物。不能離羣而索居。讀了這些。就不難知道孔子的處世方法。(參閱本書書末所附論語分類索引第十一頁至第十三頁)

(丁)關於教學的 孔子是大教育家。他有很高的教育主張。而又能身體力行。因材施教。確是教育者的模範人物。(參閱本書書末所附論語分類索引第十三頁至第十六頁)

(戊)關於詩及禮樂的 「禮主節。樂主和」。儒家都很重視。而又以「詩」為發揚性情的重要工具。所以他的人生是生動的。富有興趣的。(參閱本書書末所附論語分類索引第十六頁至第十九頁)

(己)關於政治的 儒家的重要目的。是在為政以濟斯民。他對於政治的主張。也和他的道德主張相連貫。(參閱本書書末所附論語分類索引第十九頁至第二十二頁)

其他關於批評人事的。也極深刻有味。至孔子的人格。可於孔子的事蹟與生活方面探求出來。此外孔子對於弟子的種種批評。與孔子弟子的種種言行。也都一道記述著。而可與孔子的言行相印證。相發明。

以上是論語一書的內容。可以說儒家的全體大用。都包括在這裏了。

論語向來以朱熹的集注最精粹。現在仍以朱注為本。另外用白話廣為解釋。意義深奧的。更不憚反覆解說。於此更嚴密的注意孔子的時代背景。不附會。不支蔓。不拘守漢宋雜家之說。極合於科學的精神。

現在將本書更簡括的提出幾個特點來。

- (一) 大儒朱熹的集注。最稱精純。爲他家所不及。把他列在書眉。極便參攷。
- (二) 白話廣解。已經一再修訂。曲譬差喻。明白曉暢。粗通文字。卽能誦讀。
- (三) 問題。每篇之末。附有問題。讀者得就所提問題。加以研究。且得藉以考查自己的成績。
- (四) 分類索引。按照性質分爲三卷十一類。附有頁碼。極便檢閱。

論語新解（上論）

學而第一

古人著書，皆先有文而後加題目。其題目，往往取首句中二三字，但作標題，別無他義。本篇第一章第一句，「子曰：『學而時習之。』」故取「學而」二字，作為本篇的題目。以下各篇同。

朱熹章句

說·悅同。
學之為言效也。
·人性皆善。
而覺有先後。
後覺者·必效
先覺之所為。
乃可以明善而
復其初也·習。
鳥數飛也·學
之不已·如鳥
數飛也·說。
·喜意也·既學。
而又時時習之。
·則所學者熟。
而中心喜說。
其進自不能已
矣·程子曰。
·習·重習也。
時復思繹·決
於於中·則說
也·又曰·學
者將以行之也
·時習之·則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說·同悅。樂音洛。愠音運。何晏論語集解：『馬（融）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按春秋時稱卿大夫皆曰「子」，曰「夫子」。故馬氏以為男子之通稱。孔子曾為魯大夫，故其弟子亦稱之曰「子」，曰「夫子」。私人聚弟子講學，以孔子為最早，故此後相沿，遂稱師曰夫子。又集解王（肅）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為說釋。」王氏以誦習釋習，似專指讀書而言。朱子集注則曰：「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朱子訓「學」為「效」，「習」為「學之不已」，則可以兼包「知」（書本）行（行為）兩方面而言。較王說為精當。因為論語所說的「學」，皆是學做人，且偏重於行為方面的實踐也。時習者，如朱注引謝氏云：「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無時不習，一也。如『春秋教禮樂，冬

所學者在我。

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樂音洛。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溫，好問反。溫，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

尹氏曰：學在己，如不知在人，何溫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此皆以「人不知」爲「人不知我」。集解云：「凡人有有所不知，君子不怒。」焦循論語補疏引魏略記樂詳，博士五經，其或實難不解，詳無溫色，牽譬引喻，至忘寢食爲語。按「學而時習」是「學不厭」，「人不知而不慍」是「教不倦」，二者爲孔子一生精神，故列之首章。

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夏敬詩書：「柔日讀經，剛日讀史。」按時而習，二也。學是知新，習是溫故，學是「日知其新」，習是「月無忘其所能」。能如此，則博學篤行，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所以中心喜悅，顏回好學，雖貧困不改其樂，便是因此。

集解包（咸）曰：「同門曰朋。」按白虎通辟雍篇說師弟子之道有三，一爲朋友之道，即引本篇此語爲證。孟子子濯孺子曰：「其取友必端矣。」亦謂弟子曰友。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此云「有朋自遠方來」，即指弟子至自遠方。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爲君子三樂之一，與此「朋自遠來，不亦樂乎」之意正同。

朱注：「溫，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如不知在人，何溫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此皆以「人不知」爲「人不知我」。集解云：「凡人有有所不知，君子不怒。」焦循論語補疏引魏略記樂詳，博士五經，其或實難不解，詳無溫色，牽譬引喻，至忘寢食爲語。按「學而時習」是「學不厭」，「人不知而不慍」是「教不倦」，二者爲孔子一生精神，故列之首章。

朱注：「溫，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如不知在人，何溫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此皆以「人不知」爲「人不知我」。集解云：「凡人有有所不知，君子不怒。」焦循論語補疏引魏略記樂詳，博士五經，其或實難不解，詳無溫色，牽譬引喻，至忘寢食爲語。按「學而時習」是「學不厭」，「人不知而不慍」是「教不倦」，二者爲孔子一生精神，故列之首章。

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

聲，鮮，上聲。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

聲，鮮，上聲。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

聲，鮮，上聲。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

聲，鮮，上聲。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

聲，鮮，上聲。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與。平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實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顯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則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易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

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有子，名若，孔子弟子。史記仲尼弟子傳裴駢集解引鄭玄云：『魯人。』按論語記孔子弟子皆稱字，閔損冉求二人各一稱子，惟有若曾參二人皆稱子，編撰次第，又以有子曾子之言爲第二章第三章，蓋弟子門人尊此二人之故。『弟』今作悌。朱註：『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好』去聲。『鮮』上聲，少也。『與』今作歟。『爲仁』猶言行仁。『欲仁』而『志於仁』，『用力於仁』以『求仁』，是謂『爲仁』。孟子云：『仁之實，事親是也。』中庸云：『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故『爲仁』以孝弟爲本。『務本』，即致力於孝弟。『本立道生』，謂孝弟之行立，則仁道由此生。孔子之道，以仁爲本。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鮮，音險。『巧言』，是說話說得好聽，其實都是騙人的話。『令色』，是專用一種媚人的

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

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

程子曰。如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爲。悉井反。傳

平聲。傳

曾子。孔子弟子

子。名參。字

子與。盡己之

謂忠。以實之

謂信。傳。謂

受之於師。習

謂熟之於己

者。曾子以此三

者。日省其身

。有則改之。

無則加勉。其

自治誠切如此

態度。去奉承人家。尙書皋陶謨云。『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壬就是『甚佞』的意思。下雅也。篇亦有『仁而不佞』之語。仁者誠實無偽。故適與『佞』相反。

史記弟子傳。曾子名參。字子與。南武城人。孔子弟子。『省』音醒。察也。這是說每日以三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

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事自己反省。朱注云。『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

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又引尹氏曰。

『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按鄭玄注云。『魯讀『傳』爲『專』。今從古。』說文解字

云。『專。六寸簿也。』猶今之札記簿。所以記述師言。此別一說。

云。『專。六寸簿也。』猶今之札記簿。所以記述師言。此別一說。

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

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曾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進而愈失其真。

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言善行。不盡傳於世

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聲。乘。皆去

道。治也。千

乘。諸侯之國

其地可出兵

車千乘者也

民以時。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

民以時。』